

【編者按】詩擁春花秋月，文敘舊時深情。桂冠詩人、作家張香華雖已不再寫詩，但仍筆耕不輟，記敘昔日時光，為自己和歷史留下珍貴記憶。日前香港《文匯報》榮幸邀得張香華分享她的新作品《二個女子學校》，文中細述自己在台灣宜蘭成長、就讀女子學校及隨父拜訪耆老的經歷，箇中既有溫馨趣事，也有令她開闊視野的名人事跡。現將全文刊登如下，與讀者共饗。

從台北到宜蘭 追憶女校趣事 張香華隨父拜訪名人 開闊視野

二個女子學校

我是香港出生的中國人，在台灣生活了80多年，我和土生土長的台灣人、香港人的心理歷程，有其同也有不同，所以，我把她曲折地寫出來，除了個人生平的記載，也是很多大陸旅居海外，例如香港、澳門，又最後在台灣終老的人的生命歷程。同為中國人，因為國家的命運，列強的分割，也反映了在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面貌。我從頭細說，我的成長以及周圍環境的變化，希望成為中國歷史疆域的補遺，也為自己留下一點記憶。

◆文：張香華 圖片由作者提供

一、二個女子學校

其一是宜蘭女子小學。每逢我問人家說我一生中讀過兩個女子學校，人家總會問：你讀的是教會學校嗎？我否定地搖搖頭，朋友們往往疑惑地問我：你是說中學和大學都是女子學校嗎？我又否定地搖搖頭，我告訴他們說：「我小學讀的女子學校名叫宜蘭女子小學，中學讀的是蘭陽女中。」

一般人都會詫異地說：怎麼小學還會分男女學校？

宜蘭在當時是一個地處偏僻，交通困難，繁華未開的地方（直到今天2022年都尚未出現高鐵），火車是從台北沿着台灣島嶼綿延下來，雪山隧道直到2006年才鑿穿山壁完成通車，那是除了火車之外，可以開車穿行於叢山之間，唯一的交通工具。兩邊的山壁雖然並不太高聳，確曾讓直升機墜落，也曾讓重機從山頂滑墜下來。所以說，從台北東行到宜蘭不過60公里左右，交通上卻險峻有加。她的偏遠固然帶來與外界溝通上的困難，然而本身的條件卻是一個魚米之鄉，大片的篇幅是種稻米的良田，水岸的漁獲更是豐富可觀，這些天然資源的豐盛給當地居民帶來豐足的日常。充裕的生活卻避免繁華的競爭，人們有閒暇也更有心情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。事實上住在宜蘭生活步調比較緩慢，好山好水加上自然資源的豐盛使宜蘭變成一片樂土，我隨父母移居到宜蘭，脫離了那個繁華的台北西門町（我當時住在西門町的中心地帶的衡陽路），失去了同在一個宿舍裏生活的玩伴，要正式進入宜蘭女子小學就讀，心情既新鮮又興奮。以前因為休學在家養病，現在則可以上學了。

張校長是我開學第一天，由父親帶我去拜會的第一號人物。父親不厭其煩地向他說明我從小罹患肺結核的狀況，還有我的腳也患骨結核，特別向校長請求讓我可以不要上體育課……張校長很和藹，表示充分諒解，叫我爸爸放心。我的班導師張添丁個子不高，滿臉和氣。我就這樣正式成為五年級學生——父親把我跳班，從三年級安置到五年級，父親總是隨意將我跳班就讀是有原因的，這一點留到後面再說明。

二、皮鞋失竊記

張添丁老師帶我到班上，一個班級大概有五六個同學，我一踏進班裏，忽然同學都尖叫起來，他們看我的穿著，和我皮膚少見太陽的關係，顯得特別蒼白，有個同學大聲地叫起來：「白肉雞！」

後來我才明白那時候的孩子們，有一段閩南童謠：「黑肉雞，假大個，無米留人客，客人漸漸來，黑肉雞抓起來。」他們認為我長得白，所以就叫我作白肉雞，老師叫他們安靜下來，帶我到座位上。突然開始出現竊竊私語，後面又有個同學大聲說：「Q毛惡！」（意指生頭髮捲捲的人，性情特別壞又難纏）接著又有一群同學哄堂大笑，因為我腳上穿的是皮鞋，那時候宜蘭的小朋友沒有人穿皮鞋，台灣那個年代也沒有小朋友穿著布鞋，大部分同學都是打赤腳，不然就是穿木屐，我從長相到穿著，對當時班上同學來說都太奇怪了。我看得出来張老師是個個性很好的老師，

後來我發現女孩子特別喜歡戲弄年輕男老師。

我回家不敢跟繼母說明大家打赤腳的事情，我也想打赤腳，可是講不出口，我好像覺得跟繼母溝通困難，不過我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，就是穿著皮鞋上學，半路上我把鞋子脫下來塞在書包裏，收在課桌裏，我自以為得計，直到我忘了把皮鞋穿回家發生了「皮鞋失竊記」，這件事才曝光。

三、數學一落千丈

在台北讀女師範附小時，大家都講國語，我從香港來台北時，並沒有發現語言的障礙，三兩天我也和班上的同學用國語交談。

當時班上男女合校，我和男生女生可以對答如流。學語言從來不是我的障礙，唯一的解釋是我太愛講話了，而且很沒有耐心，三言兩語話談不下去，我就會發脾氣。那個年齡的小女孩最喜歡拉幫結派。

一會兒，一個女孩子湊近我的耳朵，嘖嘖咕咕地說我們是百合派的，妳不要跟圓仔花派的說話。一會兒，又一個女生來跟我說，妳怎跟百合派的說話？！我莫名其妙地站起來：「什麼圓仔花的，百合的，我通通不跟你們講話！」……煩死了，一會叫我講話，一會叫我不要講話，我就是這樣子的七嘴八舌，把國語學起來。現在來到宜蘭，我也跟著同學七嘴八舌地說台灣話。

宜蘭女子國小，是日據時代日本大正七年（西元1918年），也就是第一所宜蘭招收女子的學校。上課的語言，有台語和日語。教學的重點是配合女子的教育：裁縫和家事科目。

當時的社會風氣，女子進入學校讀書是培養日後進入家庭，成為賢妻良母。

當然，也教一些國語（日語）、算術、自然……搭配一些簡單的其他課程。

我讀五年級時已經11歲了，一般的功課，我還算跟得上，但是上到算術這科，我就犯難了。什麼雞兔同籠啦、植樹問題……遇到這樣的問題，我就沒辦法了。後來，乾脆直接問老師，為什麼雞兔要擺在同一個籠子裏？

直到現在，對於會心算的朋友，我還是欽佩得不得了。

四、汗手

說到上家事課，那是我第一次拿針線做活，新鮮又新奇。不過，老師這堂課教的是用一支勾針來勾白紗線成擺飾墊。老師又拿了幾個成品給我們看，一個個美輪美奐，我看了一下，心裏羨慕極了。心想我就要會做出這麼美麗的作品？！

誰知道，我是一個天生的汗手，隨時隨地手都會分泌汗液，我的手心出汗幾乎成為我年輕時交朋友的障礙，特別是異性的友人，我總是避免和他們握手。

這個情形也反應在我做勞作課上。一個禮拜之後老師來檢查我們的作品，我看到自己的作品，不是一塊織好的墊子，黃黃的泛黃的，我把它握在手裏不敢打開，看到別同學，露出笑容等待老師走到自己的作品前，



◆張香華的學生時代。



1980年夏，艷陽下，張香華獨遊希臘神殿。
◆1980年夏，艷陽下，張香華獨遊希臘神殿。



◆年輕時期的張香華。

連連讚賞。輪到我時，我怯怯地張開手，這時我前面的調皮鬼，咯咯咯笑道：張香華的作品像桌布（抹布），老師撫着我的肩膀也跟同學們一起笑了起來。

五、亦商亦儒也風流

父親生活中，常常會帶我去見一些有身份地位的長輩，去見識一下他們的言談和丰采。在宜蘭我第一個見到的是我的房東林老先生——他常常教給我講河洛話的規矩。現在父親又帶我到頭城盧繼祥先生的莊園去參觀，順便可以拜會一下這位有心胸又有能力的長輩——從小隨父從福建龍溪到台灣，6歲時遷居宜蘭頭城。盧先生不但家業大心胸又開拓，長大之後熱心宜蘭鄉里，捐獻私人的土地，興學，造林，同時改良土地為日後的宜蘭開創基業，其次他的詩也很有名，充分流露出心志，下面我就列舉他的一兩首詩：賦〈歸田留別〉。

「存拙於今願已酬，前塵回憶意悠悠；三年有幸蒙青眼，一事無成感白頭。聚散渾如雲出岫，臨流端賴雨同舟；不須折柳依依別，附驥遠期復九州。」〈春雲〉：「悠悠空際託身高，多少蒼生仰望勞；知爾為霖願日，催花添柳總如膏。」他從頭圍公學校畢業後，投身商務涉足米行、肥料、信用合作社經營蓬勃，甚至民生用品商務包括殯葬事業等等，莫不經營得有聲有色，在那個年代就已經是很出色的百貨行了，而且就已經有外銷的觀念。這樣一位能力過人的巨擘，中年之後成為宜蘭當地人的首位民選縣長，平日雅好斯文，一般人稱之為詩人縣長。可惜天不假以年，56歲以腦溢血壽終。

我父親帶我去拜會各地的耆老，我往往當時不知就裏，甚至只是覺得能夠陪父親出遊是件快樂的事。可是，日後這些人物，卻鑄刻在我的心裏，或深或淺影響了我的視野，彌補了我追求學問的不足，否則那麼多年後，我怎麼還記得他們。

難怪，日後我進出宜蘭車過頭城（距離約16公里），我的心會亮起一盞燈，永遠讓我記得盧先生的圖書館和他的莊園，是宜蘭的珍寶。



◆疫情前，張香華常愛遊覽四處風光。



◆張香華近照。

張香華簡歷

- ◆祖籍福建龍岩，1939年7月31日生於香港，6歲時遷居於台北，成長於宜蘭
- ◆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及舊金山 Berkly 大學 Extensioncenter 英語高級班畢業
- ◆曾任教於建國中學、北一女中、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（現名世新大學）、政理商專等學校
- ◆1975年至1977年期間擔任《草根》詩刊執行編輯
- ◆1984年赴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習訪問，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、主持詩刊編務
- ◆1992年起任國際筆會香港分會理事，同年8月榮獲「國際桂冠詩人獎」
- ◆1993年起在台灣警察廣播電台主持「詩的小語」節目
- ◆1997年獲羅馬尼亞 Timisoara Banatul 大學授予榮譽教授，同年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中國文藝獎章—廣播文藝獎
- ◆2000年獲南斯拉夫傑出文化貢獻獎
- ◆著有詩集《不眠的青青草》、《愛荷華詩抄》、《千般是情》等，散文集《星湖散記》、《咖啡時間》、《秋水無塵》等
- ◆編譯《我沒有時間了—南斯拉夫當代詩選》等詩集
- ◆另編有《玫瑰與坦克》、《菲華現代詩選》，塞爾維亞文本《中國現代詩選》等



◆《秋水無塵》網上圖片



◆《我沒有時間了—南斯拉夫當代詩選》網上圖片